

目 录

第 一 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1
第 二 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10
第 三 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20
第 四 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30
第 五 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39
第 六 回	卫石碏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49
第 七 回	公孙阏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58
第 八 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68

第 九 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75
第 十 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82
第 十一回	宋庄公贪赂搆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91
第 十二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102
第 十三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亹君臣为戮	111
第 十四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119
第 十五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130
第 十六回	释檻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137
第 十七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虏息妫	145
第 十八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155
第 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165
第 二十 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174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185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198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208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邱义戴周天子	221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234
第二十六回	歌扊扅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245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囑荀息	254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263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271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281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291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300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311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322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羸重婚公子	333
第三十六回	晋吕郤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343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354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366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377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389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401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411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鸩复卫 老烛武缒城说秦	421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431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缞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440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殽谷封尸	452
第四十五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461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给秦	472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483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493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缨大会	505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鼋构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	517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527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539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551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562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572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锜养叔献艺	583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595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逼阳城三将斗力	605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616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628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639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649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衎宁喜擅政	661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鯶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672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682
第六十八回	贺虒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695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705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718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730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743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755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769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781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792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805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817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830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勾践竭力事吴	844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856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猷 纳蒯聩子路结缨	868
第八十三回	诛芈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882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895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啜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908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驺忌鼓琴取相	919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膑下山	932
第八十八回	孙膑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944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956
第九十回	苏秦合纵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968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哙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980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蹠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992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邱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1003
第九十四回	冯谖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1014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1026
第九十六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围	1035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禄廷辱魏使	1046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1059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1073
第一百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1086
第一百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1097
第一百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1108
第一百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	1119
第一百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宫	1128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齮	1139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1149
第一百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伐李信	1159
第一百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1169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词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话说周朝，自武王伐纣即天子位，成康继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毕公、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真个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觐礼不明，诸侯渐渐强大。到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又亏周、召二公同心协力，立太子靖为王，是为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英明有道，任用贤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复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兴。有诗为证：

夷厉相仍政不纲，任贤图治赖宣王。

共和若没中兴主，周历安能八百长。

却说宣王虽说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户牖置铭；虽说中兴，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重译献雉。至

三十九年，姜戎抗命，宣王御驾亲征，败绩于千亩，车徒大损，思为再举之计，又恐军数不充，亲自料民于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邻近戎狄之地。料民者将本地户口，按籍查阅，观其人数之多少，车马粟刍之饶乏，好做准备，征调出征。太宰仲山甫进谏不听。后人有诗云：

犬彘何须辱剑鋒，隋珠彈雀總堪傷。

皇威衰盡無能報，枉自將民料一場。

再说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离镐京不远，催趱车辇，连夜进城。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拍手作歌，其声如一，宣王乃停辇而听之。歌曰：

月將升，日將沒，厰弧箕箙，几亡周國。

宣王甚恶其语，使御者传令，尽拘众小儿来问。群儿当时惊散，止拿得长幼二人，跪于辇下。宣王问曰：“此语何人所造？”幼儿战惧不言。那年长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红衣小儿到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时传遍，满京城小儿不约而同，不止一处为然也。”宣王问曰：“如今红衣小儿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后，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叱去两儿，即召司市官，吩咐传谕禁止：“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连父兄同罪。”当夜回宫无话。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齐集殿下，拜舞起居毕。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述于众臣：“此语如何解说？”大宗伯召虎对曰：“厰，是山桑木名，可以为弓，故曰厰弧；箕，草名，可结之以为箭袋，故曰箕箙。据臣愚见，国家恐有弓矢之变。”太宰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国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报犬戎之仇，若兵连不解，必有亡国之患

矣。”宣王口虽不言，点头道是。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太史伯阳父奏曰：“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惑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惑火星，是以色红。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姜戎之罪，罢太原之兵，将武库内所藏弧矢，尽行焚弃，再令国中不许造卖，其祸可息乎？”伯阳父答曰：“臣观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宫之内，非关外间弓矢之事，必主后世有女主乱国之祸。况谣言曰‘月将升，日将没’，日者人君之象，月乃阴类，日没月升，阴进阳衰，其为女主干政明矣。”宣王又曰：“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甚有贤德，其进御宫嫔，皆出选择，女祸从何而来耶？”伯阳父答曰：“谣言‘将升’、‘将没’，原非目前之事，况‘将’之为言，且然而未必之词。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为吉，弧矢不须焚弃。”宣王闻奏，且信且疑，不乐而罢，起驾回宫。

姜后迎入坐定，宣王遂将群臣之语，备细述于姜后。姜后曰：“宫中有一异事，正欲启奏。”王问：“有何异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内老宫人，年五十余，自先朝怀孕，到今四十余年，昨夜方生一女。”宣王大惊，问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将草席包裹，抛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宣王即宣老宫人到宫，问其得孕之故。老宫人跪而答曰：“婢子闻夏桀王末年，褒城有神人化为二龙，降于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谓桀王曰：‘吾乃褒城之二君也。’桀王恐惧，欲杀二龙，命太史

占之，不吉；欲逐去之，再占，又不吉。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祯祥，王何不请其漦而藏之。漦乃龙之精气，藏之必主获福。’桀王命太史再占，得大吉之兆，乃布币设祭于龙前，取金盘收其涎沫，置于朱椟之中，忽然风雨大作，二龙飞去，桀王命收藏于内库。自殷世历六百四十四年，传二十八主，至于我周又将三百年，未尝开观。到先王末年，椟内放出毫光，有掌库官奏知先王。先王问：‘椟中何物？’掌库官取簿籍献上，具载藏漦之因。先王命发而观之。侍臣打开金椟，手捧金盘呈上，先王将手接盘，一时失手堕地，所藏涎沫，横流庭下，忽化成小小元龜一个，盘旋于庭中，内侍逐之，直入王宫，忽然不见。那时婢子年才一十二岁，偶践龜迹，心中如有所感，从此肚腹渐大，如怀孕一般。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囚于幽室，到今四十年矣。夜来腹中作痛，忽生一女，守宫侍者不敢隐瞒，只得奏知娘娘。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随命侍者领去，弃之沟渎，婢子罪该万死。”宣王曰：“此乃先朝之事，与你无干。”遂将老宫人喝退，随唤守宫侍者，往清水河看视女婴下落。不一时，侍者回报：“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

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阳父告以龙漦之事，因曰：“此女婴已死于沟渎，卿试占之，以观妖气消灭何如？”伯阳父布卦已毕，献上繇词。词曰：

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马逢犬逐。慎之慎之，繫弧箕箙。

宣王不解其说。伯阳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属推之，羊为未，马为午。哭笑者，悲喜之象，其应当在午未之年。据

臣推详，妖气虽然出宫，未曾除也。”宣王闻奏，怏怏不悦，遂出令：“城内城外，挨户查问女婴，不拘死活，有人捞取来献者，赏布帛各三百匹；有收养不报者，邻里举首，首人给赏如数，本犯全家斩首。”命上大夫杜伯专督其事。因繇词又有“糜弧箕箙”之语，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廛肆，不许造卖山桑木弓，箕草箭袋，违者处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著一班胥役，一面晓谕，一面巡绰。那时城中百姓，无不遵依，止有乡民，尚未通晓。巡至次日，有一妇人，抱著几个箭袋，正是箕草织成的，一男子背著山桑木弓十来把，跟随于后。他夫妻两口住在远乡，赶著日中做市，上城买卖。尚未进城门，被司市官劈面撞见，喝声“拿下！”手下胥役，先将妇人擒住，那男子见不是头，抛下桑弓在地，飞步走脱。司市官将妇人锁押，连桑弓箕袋一齐解到大夫左儒处。左儒想：“所获二物，正应在谣言，况太史言女人为祸，今已拿到妇人，也可回复王旨。”遂隐下男子不题，单奏妇人违禁造卖，法宜处死。宣王命将此女斩讫，其桑弓箕袋焚弃于市，以为造卖者之戒，不在话下。后人有诗云：

不将美政消天变，却泥谣言害妇人。

漫道中兴多补阙，此番直谏是何臣。

话分两头。再说那卖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正不知“官司拿我夫妇，是甚缘故？”还要打听妻子消息，是夜宿于十里之外。次早有人传说“昨日北门有个妇人，违禁造卖桑弓箕袋，拿到即时决了。”方知妻子已死。走到旷野无人之处，落了几点痛泪，且喜自己脱祸，放步而行。约十

里许，来到清水河边，远远望见百鸟飞鸣，近前观看，乃是一个草席包儿，浮于水面，众鸟以喙衔之，且衔且叫，将次拖近岸来。那男子叫声：“奇怪。”赶开众鸟，带水取起席包，到草坡中解看。但闻一声啼哭，原来是一个女婴。想道：“此女不知何人抛弃，有众鸟衔出水来，定是大贵之人。我今取回养育，倘得成人，亦有所望。”遂解下布衫，将此女婴包裹，抱于怀中，思想避难之处，乃望褒城投奔相识而去。髯翁有诗，单道此女得生之异：

怀孕迟迟四十年，水中三日尚安然。

生成妖物殃家国，王法如何胜得天。

宣王自诛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以为童谣之言已应，心中坦然，也不复议太原发兵之事，自此连年无话。到四十三年，时当大祭，宣王宿于斋宫。夜漏二鼓，人声寂然，忽见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来，直至宫庭。宣王怪他干犯斋禁，大声呵喝，急唤左右擒拿，并无一人响应。那女子全无惧色，走入太庙之中，大笑三声，又大哭三声，不慌不忙，将七庙神主做一束儿捆著，望东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赶，忽然惊醒，乃是一梦。自觉心神恍惚，勉强入庙行礼。九献已毕，回至斋宫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阳父，告以梦中所见。伯阳父奏曰：“三年前童谣之语，王岂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祸，妖气未除。’繇词有哭笑之语，王今复有此梦，正相符合矣。”宣王曰：“前所诛妇人，不足消‘糜弧箕箙’之谶耶？”伯阳父又奏曰：“天道玄远，候至方验。一村妇何关气数哉。”宣王沈吟不语。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访妖女，全无下落。颁布

之后，宣王还朝，百官谢胙。宣王问杜伯：“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话？”杜伯奏曰：“臣体访此女，并无影响，以为妖妇正罪，童谣已验，诚恐搜索不休，必然惊动国人，故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闻？分明是怠弃朕命，行止自繇。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教武士：“押出朝门，斩首示众！”吓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员，忙将杜伯扯住，连声“不可，不可！”宣王视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举荐同朝的。左儒叩头奏曰：“臣闻尧有九年之水，不失为帝；汤有七年之旱，不害为王。天变尚然不妨，人妖宁可尽信。吾王若杀了杜伯，臣恐国人将妖言传播，外夷闻之，亦起轻慢之心，望乞恕之。”宣王曰：“汝为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轻君也。”左儒曰：“君是友非，则当逆友而顺君；友是君非，则当违君而顺友。杜伯无可杀之罪，吾王若杀之，天下必以王为不明。臣若不能谏止，天下必以臣为不忠。吾王若必杀杜伯，臣请与杜伯俱死。”宣王怒犹未息，曰：“朕杀杜伯，如去藁草，何须多费唇舌？”喝教“快斩！”武士将杜伯推出朝门斩了。左儒回到家中，自刎而死。髯翁有赞云：

贤哉左儒，直谏批鳞。是则顺友，非则违君。
弹冠谊重，刎颈交真。名高千古，用式彝伦。

杜伯之子隰叔奔晋，后仕晋为士师之官，子孙遂为士氏；食邑于范，又为范氏。后人哀杜伯之忠，立祠于杜陵，号为杜主，又曰右将军庙，至今尚存，此是后话。

再说宣王次日，闻说左儒自刎，亦有悔杀杜伯之意，闷闷还宫。其夜寝不能寐，遂得一恍惚之疾，语言无次，事

多遗忘，每每辍朝。姜后知其有疾，不复进谏。至四十六年秋七月，玉体稍豫，意欲出郊游猎，以快心神。左右传命，司空整备法驾，司马戒饬车徒，太史卜个吉日。至期，王乘玉辂，驾六駟，右有尹吉甫，左有召虎，旌旗对对，甲仗森森，一齐往东郊进发。那东郊一带，平原旷野，原是从来游猎之地。宣王久不行幸，到此自觉精神开爽，传命扎住营寨。吩咐军士：“一不许践踏禾稼，二不许焚毁树木，三不许侵扰民居。获禽多少，尽数献纳，照次给赏，如有私匿，追出重罪！”号令一出，人人贾勇，个个争先。进退周旋，御车者出尽驰驱之巧；左右前后，弯弧者夸尽纵送之能。鹰犬借势而猖狂，狐兔畏威而乱窜，弓响处血肉狼藉，箭到处毛羽纷飞。这一场打围，好不热闹，宣王心中大喜。日已矬西，传令散围。众军士各将所获走兽飞禽之类，束缚齐备，奏凯而回。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辇之上，打个眼眯，忽见远远一辆小车，当面冲突而来。车上站著两个人，臂挂朱弓，手持赤矢，向著宣王声喏曰：“吾王别来无恙？”宣王定睛看时，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宣王吃这一惊不小，抹眼之间，人车俱不见。问左右人等，都说：“并不曾见。”宣王正在惊疑，那杜伯、左儒又驾著小车子，往来不离玉辇之前。宣王大怒，喝道：“罪鬼，敢来犯驾！”拔出太阿宝剑，望空挥之。只见杜伯、左儒齐声骂曰：“无道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戮无辜，今日大数已尽，吾等专来报冤。还我命来！”话未绝声，挽起朱弓，搭上赤矢，望宣王心窝内射来。宣王大叫一声，昏倒于玉辇之上，慌得尹公脚麻，召公眼跳，同一班左右将姜汤救醒，兀自叫心痛不